

在线投稿: <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 84683100

刊头题字: 殷旭明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每天,东方刚露出鱼肚白,在城区各大广场,抑或在通往运河二桥、高邮船闸的路上,总能看到一群晨练的身影,男女老少都有,年迈的已过九旬。有的是跑“半马”式的疾跑,有的是有节律的快步,有的大步高频率向前跨行,也有慢行的,还有的是因病或腿疾挪步式艰难前行。生命在于运动的理念正行化为多姿多彩的跑步,迈开腿的医属已转化为神采飞扬的笑容。

蝶园广场与我家近在咫尺,建成十年,我从未在广场上跑过一圈。2012年一场颈椎手术后改变了我的人生理念。坚持跑步十多年的妻子劝我出去跑跑,我无动于衷。关心我的老领导趁妻子带口信:叫老陈出来,我给他上一课。终于有一天,老领导在广场开导我,他曾身患重病,危及生命,由于坚持锻炼,战胜了病魔。友人对他笑谈,老主任如果不锻炼,他坟上的哭丧棒早已长成了小树。再看老领导一年365天锻炼的毅力和工夫,我口服心服,决定迈开腿,广场跑步去!

2012年10月7日,在我病后两月,我带着颈托就开始了跑步(实为快走)的生涯。转眼之间,一晃5年,我几乎不间断地用双脚丈量数以千万步计的人生路,也认识、结交了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的跑友。

我的老领导是我真挚的跑友。他当过主任、书记。他从广场东边的小桥踏入广场,一路走来,便是一串“你早”的问候。他对每一位环卫工人都喊“早”,环卫工人立即应和“主任早”,这是广场一首悦耳的“晨曲”。老领导跑过两圈后,便来到奎楼旁一块平地打扫,然后与跑友在此练气功、“五禽戏”等。有人不明情况,觉得一个在市里当过办公室主任的人,怎么跑到这里扫地哩?

环卫工人老杨来得早,常与我们跑几圈,然后便边扫地边“点名”,今天某人怎么还没到,或者次日查问,你昨天怎么不来?常在广场跑的人,他个个熟悉,还特关心人。他对我说,你年龄大,练得迟,跑不过你爱人那一伙人,慢慢来!

跑的时间长了,我的劲头足了。有时也不服老,暗暗加紧跑。有一次,有一位女士(后来知道是我妹妹同学)一身红红袄,红红火火地在我前

跑友

□ 陈其昌

为此就医休息了一个月。在家思忖,跑步要量力而行。一个月后,我又在广场跑开了,关心的、慰问的、提醒的,纷纷而至。环卫工人老杨说:陈先生是好样的!大家“看住”他,不要让他再快跑。

说实在话,进入跑步行列以前,性情抑郁,少有笑脸。开始跑步后,只要一踏上广场道路,常常被一些人和事感动着,尤其是那些八、九十岁“铁杆”跑友更令人尊敬。赵君福林,乃“孟城诗社”元老,高邮诗词翘楚。你瞧,他高高个头,稳健步伐,从广场到蝶园南路,不徐不急,似乎在默诵新作:老翁喜作夕阳颂,谱写健身新篇章,全民共筑中华梦,幸福日子万年长。89岁周老师离休干部,身体硬朗,能连续做好多次俯卧撑,让人赞叹。88岁张老,84岁王老,腰板挺直,并肩而行,坚持不懈,老树常青。乍看是年轻后生的潘警察,疾跑起来脚下生风,衣襟汗湿,其实,他也已经年近六旬。一次,一夜大雨,满场劲风,他在路口一站说,前面淹水,请绕道而行。他终年狂练,就是要为民站好每一次岗。

广场跑步,自由结合,成群结队,或三五知己,结伴而行。他们边跑边谈,衣食住行,家长里短,虽有的文化水平不高,可从不会有一句“妈妈奶奶的”。他们说,文明城市人民建,个个都是责任人。

跑友中,最令人敬佩的是一批中风后的康复者。起初,由他人用轮椅车将他们推至广场,扶着他们挪步;后来,他们自个儿移步向前;再后来,他们单独漫步,款款而行。我看到一位医生的母亲,艰难地走过五六年时光,令人由衷点赞。

我已尝到跑步的甘甜,告别了忧郁,觉得跑步是每天必修课,基本上风雨无阻。广场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从这里起步,每天都放飞一个好心情。

帮您清理早春的华发
过早地凋谢

父亲
您很海洋
时常面对沧桑默默无言
我们这些海洋的孩子
撒下渔网
收获金子般的鱼类
那些被您称作精灵的鱼类
面对您
也默默无声

感谢父亲

□ 胡小平

眯缝着双眼
如一位思想家先生
您开垦土地
种植了我们
我们如船如树如风
船送走了风
风吹跑了船
只有树留在您的身边

父亲
您很鲁迅
木刻的皱纹
充满感情
您黑白相间的一生
注定
拉扯大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语言
如您烟斗锅里的青烟
冉冉上升
父亲
您很杂文

水乡巡线工

□ 韦志宝

迎着静悄悄的黎明
踏着泥泞的乡间小道
向前 向前
跨过河流 越过滩涂 穿过农田
岿然不动的杆线
与你为伴
似乎永远随你前行
不管风吹雨打

哪怕严寒酷暑
心中装着巡线的职责使命
即使狂风暴雨也要坚定行程
勇往直前让隐患无处藏身
心中装着安全的奋斗目标
即使困难重重也要坚定意志
知难而上让事故无影无踪
水乡巡线工
你是平安电力的守护者
因为有了你
才有了万家灯火的辉煌
因为有了你
才有了社会经济的繁荣

守望

□ 俞传安

父亲的爱是一棵参天大树
扎根在我的梦想里
通红的骄阳
挂在树丫
是父亲圆周的守望

麦子真的黄了——

一天都不能等
做工的阿哥慌忙从城里赶回
前天割麦
昨天脱粒
今天呀栀子花开
插秧过端午——

麦子黄了

□ 小高

天才麻麻亮
下河的杜鹃就声声催促
麦子黄了
麦子黄了

我非常崇敬我的老岳父薛金奎,他是一位离休抗战老干部。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年轻的他就投身革命,担任了当年界首区区长,后来跟随部队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转业后在无锡市粮食局工作。离休后,回到了生他养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周山镇颐养天年。

战争年代的磨炼给了他一副好身体,95岁高龄的时候仍眼不花耳不聩,满口牙齿居然一个不少,仍然读书看报收听音机,还爱看电视。如此高寿主要是心态平和,喜爱动脑,生活有序。他70多岁还去了西北高原宁夏固原大儿子那里生活了两年,在六盘山下九龙山园艺场完成了他的回忆录。

我特别喜欢和他聊天,听他讲革命战争年代生动的故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抗日战争时期打王营的日本鬼子。为了对付小鬼子的机枪组成的密集火网,他和战友们用湿棉被包起大桌子作土坦克,人顶着大桌子向前冲,鬼子机枪扫射居然毫无办法,两个冲锋就把王营拿下了。再一个是解放战争期间,他和战友们穿插到杨庙子(今周山镇)一带敌后活动,经常在寒冷的天气里脱掉棉裤内裤,赤裸着下身破冰爬过子婴河,虽冰寒刺骨也不畏惧,然后猛跑三四里地再穿上内裤棉裤,摸进村庄老百姓家开展工作。他们

为老岳父洗脚

□ 陈治文

这种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令我深深感动和敬佩。2012年国庆节,在宁夏工作的大儿子率全家人回来探亲看望他老人家,我们也从上海赶了回来大团圆。一大家子50多人五代同堂让老岳父开心不已,高兴万分。天伦之乐让他整日眉开眼笑合不拢嘴。然而欢聚必有散去时,如果大家一齐走了,对老家人的精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失落和寂寞会让他难以忍受的。为了能让老人慢慢地接受,我和老伴决定留下来过两天再回上海,陪伴陪伴他老人家,况且他喜欢和我聊天,正好帮他解解闷。平时不在他身边未能尽一点点孝心,利用这个机会也好弥补一下。到了晚上,我和老伴决定为老人洗洗脚。我们打来热水先让他洗脸,然后准备为他洗脚。可老岳父坚持不肯,要自己洗。我们说,平时都是老儿子老儿媳照顾您侍候您,而我们一次都没有。我们都是您的儿女,孝敬您侍候您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这次无论如何也要让我们了一个心愿。经过劝说,老岳父终于高兴地答应配合了。我小心翼翼地帮老人家脱去鞋袜,慢慢地为他认真仔细地洗脚。这双脚在我眼里简直太神奇了,它们走过了大半个中国,又从长江到鸭绿江,从中国到朝鲜。我慢慢地洗,仔细地洗,思绪联翩。我抬头看了看老岳父,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两眼噙满了泪水……

唯有栀子花的幽香没变

□ 潘国兄

那也许是一片凤仙花,重瓣的。也许是蝴蝶花,蓝颜色的。也许是洋月季,极浅的粉色的,碗口大的。也许是绸子花,长一人多高,举一串红灯笼,每一朵都比火还红的。

也许是最难活的栀子花,它开花的时候,暑气初袭,可是闻一闻栀子花的幽香,暑气就去了一半!……

妹妹今年五十岁了,闲暇时候,依然喜欢在土地里播种生命的花朵。她有许多朋友。她和她们分享那土地里长出的清香的叶、根茎和花……我不知道妹妹像哪一种花,是那种亲切的、随处可见的、不是特别美但特别舒心的……凤仙?月季?蝴蝶花还是栀子花呢?

好多年前,麦收时节,两个姐姐出嫁了,我和妹妹帮不上父母忙,在家把饭烧好,洋葱炒蛋,醋溜包心菜,四季豆烧肉,咸菜蚕豆米蛋花汤,烧一锅大麦茶,预备着下午送到田头;用水把天井泼了,把客厅的砖地泼了;清水的碗里各放了几朵栀子花,放客厅神柜上,放房间里……父母汗流浹背地回来,在早就备好清水的洗脸架前洗去暑热,在清凉的散发着幽香的桌旁坐下,生活的苦和累会有一刻的远离吧……

这是属于我们的清凉记忆。妹妹走一个地方,交一处朋友,我们青年时代叽叽喳喳的交谈里,她总是说:某某很好很好,这方面厉害,那方面厉害……我后来知道,妹妹逐渐变得和偶像们一样厉害了。

我的面前正放了三朵栀子花,虽只三朵,已经满屋清芬。我想起我们为花疯狂的少年时,想起往火热的地面泼水,想起清水碗里的栀子花……忽然眼里有泪。父去母病,时光苍白,唯有栀子花有情!

世上有多少人,写过多少种花呢?恐怕数都数不清吧。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王维“人闲桂花落”,杜甫写“花重锦官城”,李白写“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赞“豆蔻梢头二月初”,王安石“惟恐夜深花睡去”,晏几道“落花人独立”,李清照题“绿肥红瘦”,杨万里绘“映日荷花别样红”,张先写“秋千飞过花影去”,龚自珍道“落红不是无情物”……古往今来,人们爱花不绝,赏花不绝,咏花不绝,花其实已经衍变为非花的存在,它只跟一个人、一份心境、一段生活、一种寄托关联吧。

我和妹妹共同爱过的花,是凤仙花、月季花、绸子花、栀子花、太阳花……晚饭花。

妹妹一直比我有行动力,她有比我多得多的朋友,她们送她花秧和花种,还有开得正艳的花。

妹妹放学回来,书包里总少不了小礼物。当她小心地掏出纸包住根部的花秧时,我便很羡慕——我朋友很少,更没有乐意送花给我的人。

但我喜欢花!我和妹妹一起栽花。拿了手锹,在姐姐们长花的松树旁,见缝插针地挖一个坑,把花连同根部的泥一起放进去,用土压实了,浇水。

花刚栽下的几天我们是比较激动的,一放下书包便去松树下去看:花有没活?哦,叶子竖起来了!活了!长新叶子了!

这段时间的激动会随着花的自然生长而渐渐平息。接着是等花打朵儿,等它开放。这有点漫长,等着等着,会忘了所等的事。某一天,被忘了的植物忽然打朵儿或者开放了,我们就很惊奇,仿佛不曾抱怨过,不曾经过时间的煎熬似的,就是一转眼就开放了嘛!我们都忘了它,一点也没注意它,它自己就开了呀!

那些年的夏天

□ 徐红兰

只是比我家门前的那片更广阔。两棵大柳树下的那块地就是我们乘凉的老地方。每每这里这时,总会聚集不少男女老少,有仰在长凳上的,有躺在澡盆里的,有缩在草席上的,还有睡在塑料布上的……这真是“天为盖地为庐”!我和我姐总会一觉睡到大天亮,哪里会管什么蚊虫叮咬、露水打湿和柳树上的洋辣子。

“鸡毛鸭毛卖了,修凉鞋拖鞋哟!”那个挑着炭火的老头等了多久终于来了。母亲拿出我那双断了带的凉鞋请他修补。只见他用烧得通红的火叉在我的凉鞋上来回荡两下后,迅速用一只手紧紧压住,另一只手把那火叉丢进水里,只听“咔嚓”一声,我的凉鞋落下一个黑乎乎的蜈蚣后就修好了。这种纯手工的蜈蚣凉鞋要在今天,说不定还能成为一种时尚呢!

后来我家终于有了村里第一台12英寸的电视机和长城牌电风扇,晚上除了可以睡上安稳觉之外,还会有庄里庄外的人来我家看电视。小小的电视机面前挤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身影,那时我三叔家华子还经常把门,说是要交门票才放人进来。往往在大家伙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忽然电没了。这时人群中总会唏嘘一片,失望的鸡毛一地。

那些年一个鸡蛋换一支棒冰,有奶油的和赤豆的,鸡肝皮也可以换;插秧换工那天就会有红烧肉的幸福,还会有汽水装进水壶带到学校去显摆;家养的鸡虽多,鸡蛋却要卖钱补贴家用;一根棍子甚至树枝,扎上线绳,系上一只癞蛤蟆,就能钓到又大又肥的龙虾;鱼塘里到处是鱼,为款待徐州的庆海哥哥,父亲还捉到过一条鲢鱼……

或许你忘记了,或许你铭记着,那些年的夏天。不管你怎样,我始终铭记着,因为那些年的夏天伴随着我们长大。

渐渐升至头顶的太阳毫无顾忌地把毒辣辣的光芒一股脑儿倾泻在光溜溜的路面上,炫目刺眼。我光着脚走在被晒得裂开丝马缝的泥埂中间,走几步忍不住拎一下脚。并非脚下的土块硌脚,而是实在有点烫脚。没有风,知了躲在树荫里乘凉,聒噪地叫个不停,花狗吧嗒吧嗒无精打采跟在我后面。走到万三子家门口,他爸赤脚睡在门口树下的条凳上,呼噜声此起彼伏;我奶奶坐在水杉树下的小叭叭上打着瞌睡,嘴巴一张一合,我盯着看了许久。这燥热、汗湿湿的午后,柳絮似晒焉了的狗尾巴草萎靡不振,一切都笼罩在这片热气蒸腾的世界里。我们打小就生活在这样的夏天里。

那个年代,没有空调,没有冰箱,风扇都是稀罕物,只有风、只有雨和满世界燥热的空气。

那阳离家不远的水电站就是我们的乐园。每年灌溉农田时,男孩子们总会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溜出来,从河的这边一个猛子扎下去,又从河那边冒出头来。女孩子们也想那么自由地游弋,可是都是旱鸭子,只在沟渠的边上扑腾几下,又马上吓得上岸来。与我一般大的女孩,没有一个会游的,当然我姐也不会游。一次她从小水电站边走,一条红鲤鱼蹦出竟被她一把抱住。我家与我奶家一河之隔,水泥管当桥,她定是掉水里掉怕了,抱着红鲤鱼回了我奶家,美美地做了顿鱼汤。我没有亲眼所见,但我妈他们都这么说,这么多年我自然信以为真了。每到伏天,庄稼处于搁田期,水电站里的闸门关闭,里面的水渐渐干涸,却成了我们活跃的天堂。水慢慢退却,鱼儿渐渐显出身影,男孩子们赤着脚光着膀吆吆来喝去,鱼儿一条也别想溜。女孩子们不爱捉鱼,但是却喜欢下到水电站的里面,爬过长长的黑幽幽的水泥管,直到外面的沟渠,没人顾及泥巴和青苔。所以一夏过来,女孩晒得黑白分明,男孩则晒得油光发亮。

白天的时间过得很快,然而没有风只有闷热和蚊虫的夜晚总是那么漫长。吃过晚饭吃过澡,大人小孩手拿一把蒲扇出来乘